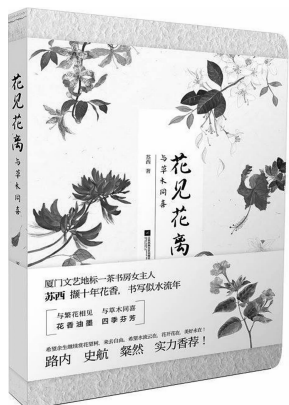


人事就在草木上栖息

科学尚不能解释为何人会寄情于斯、移情于斯,而草木又为何亦似当得起所有这些托付



《花见花离:与草木同喜》
苏西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19年1月

我有一个朋友,特别爱花,特别爱种花,特别不会种花,曾经创下把仙人掌、仙人球、太阳花全部养死的记录;后来,只好把家里上百元一只的精致花盆栽上小葱儿,结果你懂的——她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纪录。但是,这让人绝望的连连挫败并不能减弱她爱花的分毫,看到草木葳蕤、花丛娇媚,她依然打心眼儿里发出热诚的欢呼。

若问世上有什么事物,人们爱它,可以不分性别、不分年龄、不分阶层,虽百折而不损,一见忘情,刹那间的喜悦皆发乎天真,那一定是植物了;若问世上有什么事物,它之待人,亦不分性别、不分年龄、不分阶层,赋予同等的青葱润目、芳香沁鼻,那也必定是植物了。当我拿到苏西这本《花见花离》,细细展读,忍不住就想起三个字:不辜负。花不辜负人,人亦不辜负花。

她书写了于闽地所见的60多种花草

林木,它们穿过漫漫的时间、流离的地理、起伏的生涯,此时相见、彼时离散,花开是见、花落是离。而见与离,本就是循环,是轮回,有见即有离,有离亦将有见,犹如一首回旋曲,一阙回文词。我离开厦门15年了,那个温婉秀美的小城,唯有看这一本书,方令我“南国,再见南国”之感,在浩大的上海寒冷的冬夜里,我将我的见与离叠映上去,构成复调。

书里讲,阿方斯·卡尔曾说过,爱花有三种方式:一种是生物学家式的,他们制作花的标本以兹研究;一种是收藏家式的,他们只关心稀有品种以示炫耀;一种是普通人的,他们爱花只因为它是花,是美和芬芳。看过了这本书,你会知道,普通人式的爱好也分两种:一种是无谓的,见时固然雀跃,不见时也不特为想念;一种是关情的,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在这本书里,草木不唯是草木,不唯是“抛书人对一枝秋”案头清供时的恬静赏玩,更是生命里成长与悲欢的见证,是陪伴与抚慰、寄托与领悟,这才是所谓“与草木同喜”之喜也。当我看到她写幼年时兴冲冲播下牵牛花的种子等待开花,我也想起我的童年,在平房前的竹篱笆下如何埋下牵牛花籽,如何急不可待每天撬开泥土看它们有没有发芽,如何在花开时轻柔柔嫩的花瓣如同触摸婴儿的皮肤,那感觉穿越几十年的时间如何至今仍依稀停留在指尖,同样的记忆带给我别样的欢欣,而世世代代直至将来都有这样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吧,如王小波所言“这种感觉,古今无不同”。而当看到“木香”那一章,我是心惊的,她在荒郊野外遭遇满山盛开的白花木香,这寂寞的澎湃令她驻足不前,目瞪口呆;我亦想起某年某日,在一场台风里,我在厦门的山中看着整座峡谷的相思树一起撼动它们的枝丫,向着天空与大海奋力挥舞,那激越与呼啸带给我巨大的共鸣与震颤,也令我裹足流连,舍不得离

开。这无人得见的汹涌与狼藉是海难式的,而沉船后静静的海面、静静地记得,相信我,朋友,“古今无不同”。

其实人间何幸有草木,自《诗经》的年代,浩瀚的草木牵引着浩瀚的悲喜,留下浩瀚的诗句,科学不能解释为何人能与之共情,正如与流云皓月、迷空瀚海,人的情感有多少细密,草木就有多少繁复;人的思绪有多少幽微,草木就有多少姿容。科学尚不能解释为何人会寄情于斯、移情于斯,而草木又为何亦似当得起所有这些托付,君不见那些上百年的花木,其身姿仪态都似在隐隐吐露所经历的战火、年代与爱恨吗?我爱这本书里的花解人语,人亦解花语,两不相负。当我看到书里讲水仙是“雅蒜”,禁不住在灯下呵呵呵笑出猪叫;看到朱樱的插图,想“怎么这么像合欢”?看到炮仗花,直想问一声“你确定这不是凌霄吗?”……这种种阅读的趣味,是本书带给我的,也是植物带给我的呀!

60多种花,60多篇文章,从2011年到现在,仍在书写(愿她继续书写);那语句貌似是散淡的,其实是密集的——密集地在时光里穿梭,古今中外;密集地在情绪里穿梭,哀乐悲欢;密集地在地理中穿梭,天南地北;密集地在生活里穿梭,柴米烟火……这种密集让你惊讶人与植物之亲密竟能丰盛至此,这种密集也常常让我一篇终了需要合上书页,体味一下心中轻轻泛起的波纹。

所以,拿到这本书的陌生朋友啊,当你嗅到封面上花香油墨印刷的茉莉香气、看到插图里水彩渲染描画的丛丛花影、感应到书边倒角设计对读者的温存体贴,切莫以为那仅仅是装帧的机巧,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不辜负,不辜负对花的这些诚实书写,不辜负被书写的这些花草树木,也不辜负草木与人的呼应、灵犀和照拂。
沈岚岚

只有用心才能看得见

劳动是美丽的,不分贵贱,值得热爱



《看不见的美国》
[美]珍妮·拉斯卡斯
上海译文出版社
2019年3月

最近阅读美国记者珍妮·拉斯卡斯撰写的《看不见的美国》,对我触动很大。我意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展示给外国游客的都是他们最迷人的地方,又或游客们主动选择去观赏陌生国度美丽的一面。但美国人真正的生活,我们的确不了解,也很难触及。或许,在本书作者眼里,绝大部分美国人也并非真正了解本书中所写的那些并不光鲜、默默无闻的工作和生活。所谓“看不见的美国”,在资讯发达的今天,是不存在的。拉斯卡斯认为,“看见”不仅要用眼,更要用心。只有心与心相互触碰,才能让彼此“看见”。这是人类社会的温暖体现。

拉斯卡斯选择了九种职业,走访从事这些职业的人,与他们一起工作生活聊天,试图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了解和理解他们的孤独与沉默,痛苦与欢乐。这些职业其中包括:俄亥俄州卡斯城霍普戴尔煤矿的矿工、缅因州切利菲尔德市外来劳工营的劳工、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为橄榄球赛表演的啦啦队队员、纽约州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的空中交管局、亚利桑那州尤马市斯盖瑞格体育用品商店的枪支售货员、得克萨斯州斯洛莫顿布朗牧场放牧的牛仔、阿拉斯加北坡欧古鲁克岛先锋自然资源公司海上油田的钻井工人、衣阿华州沃尔科特的女长途货车司机、加利福尼亚州工业市朋地岗垃圾填埋场的工人。

我讶异于本书作者为了选择书写对象而多元化的,而在这些地点之间辛苦奔波的勇气。正如她在本书引言里所说,“为期两年的九段不同旅程。路上的所见所闻,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。”诚然,这九种职业无疑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。即便看似橄榄球赛的啦啦队队员与我们无关,其中却也暗藏深意。在观众为啦啦队队员的表演而欢呼的时候,书中从事该职业的单身母亲艾德里安说,那是一种无尚的荣耀。这让我不由想起了格雷厄姆·格林的《权力与荣耀》里的神父。权力与荣耀不可割裂,当你享受荣耀时,就意味着你拥有了实现自我的权力。这也是职业的魅力。

九种职业都隶属社会神经末梢,却又极为重要的行业。煤矿为我们带来光明、外来劳工为我们采摘蔬菜、牛仔为我们提供肉类……可不得不说不说空中交管局这个职业所承受的巨大压力。据说,美国联邦航空局共雇用了一万五千名空中交管局,以确保空中交通安全。但人手仍然不足,以至于交管局不得不一周工作六天。尽管如此,乘客还在不停地抱怨机位分配不当,下飞机太慢等问题。他们中的确有人见证了像萨伦伯格机长那样成功迫降,勇敢地挽救一百五十条乘客性命的英雄事迹。但也有人必须承受一生,看着屏幕上的飞机信号消失,再也联系不上了绝望与沮丧。这些职业性的伤害,与其说我们看不见,不如说我们从未用心去理解。

在本书中,我们不难发现,所有职业人都会黯然神伤的时刻,但劳动是美丽的,不分贵贱,值得热爱。我们不该做人生的过客,要用心地去观看,去体会,这世间便就没有什么是我们看不见的了。
肖承森

君自东瀛来,赠我和果子

它是日本饮食文化中的花,舌尖上的俳句



《3000岁的和果子:日本的风味人间》
[日]青木直己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2019年4月

京都城市保护得很好,街巷有许多老店。有一年,我漫步其间,抬头就见各种糕点铺,招牌装饰着镶嵌美丽螺钿的叠层糕点盒。买了几盒作为旅游礼品,顺口询问店铺有多少年头了,老板笑笑说从嘉永年间就营业了。哦,那是孝明天皇的年号,1848-1854年,这么久了呀!

而现在,我在读这部《3000岁的和果子:日本的风味人间》,3000年!我竟然还是小看了它呢!这本书封面清雅,线条隔出几处书写区域,描画婢女俯首做食,文字轻诉和果子悠久历史。其中有一句,“它是日本饮食文化中的花,舌尖

上的俳句”,最是喜欢。

俳句只有十七音,短而有韵。俳圣芭蕉名句,“古池塘,青蛙跳入水音响”,浅点辄止,景的幽玄予人之感受却缭绕不散。和果子可爱小巧,春花草青的闲寂,类比倒也恰当。

按照作者青木直己的考察,绳文晚期的甜饼可视为和果子的原型。不过,距今3000年之前的那点微末的考古遗迹只能算是萌芽,和果子从诞生、发展到兴盛,直到17世纪的江户时代,这才真正普及成为日本饮食文化的一大主流。

正如“和服”对应“洋服”(西服)、“和食”(日餐)对应“洋食”(西餐)等,“和果子”这个名称就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固守。日本一贯擅长吸取异域文化。来自中国的唐果子,比如用小麦、米粉、盐、酱、未醋、醋等材料制作的索饼(或叫麦绳)以及油炸的方式,从爬山虎里提炼甜味调料甘葛煎的方法,都对后世影响很大。作者还搜集了《枕草子》《源氏物语》等古典文学里对宴聚会有关青差、戴饼等点心的描写,悄然回味日本饮食的唐风遗韵。

中世(指镰仓、室町时代,1192-1573年),日本饮食文化受到外国尤其中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的影响更加广泛。和果子中的“yokan”(羊羹)和馒头,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。这两种点心均由日本禅僧从东土引进,消除了原来的一些腥膻之气,而成为清淡清口的精进料理。中华思想从前把中国以外的国家称为东夷或南蛮北狄,日本与中土交流,“南蛮果子”的名称其实就是表明来自于西、葡统治的东南亚地区。

四面来风,渐成气候。历史终于定义了“和果子”。作者说,包含两层意思:其一,原则上要使用植物性食材(现在不再拘泥,有其他的替代品);其二,和果子是在日本文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嗜好品。据此两条观察,小小的点心,渗透着深厚的美学和历史底蕴。

樱花饼、水无月、若紫、水仙夏之霜……果子是一种五感的艺术,食材散发轻微的香气,嗅觉、视觉、触觉、听觉传达四季流转的自然要素。白白圆圆的糯米团子,包裹着青绿碧叶,淡粉色泽隐约流动花瓣的芬芳,人与万物相宜相亲,和果子怎么能不惹人喜爱呢?这尝一口,那尝一块,有时觉得甜糯难耐,有些儿不满,实则这些甜点是古代人要许久(甚而好几年)才能品咂一口,故而要在小小的体积里塞入满腔重口的滋味,必要使尝到的人涕泪难忘。

正月里“行食事”,离不开煮年糕;茶道年初第一次茶会上要有花瓣饼;立春前一天的宝船,象征着好兆头;三月三日偶人节,小巧玲珑雏果子;端午节要吃柏饼、粽子;六月十六的“嘉定”仪式,大名、旗本要接受将军御赐的果子;彼岸(春分日、秋分日)包含前后各三天)必不可少的果子,便是牡丹饼;果子“着棉”意蕴“九九”,缘起于重阳;农历十月“亥子饼”……和果子为节庆增添了色彩,淳朴悠长的饮食习俗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。

我恍惚以为这是中国的味道。有什么可在意的呢?饮食所牵系的文化根源,就算有松动仍然是牢固的。每一口吃食,都是百姓再朴素不过的愿望。
赵青新